

ZHANGUODONGDONG



战鼓咚咚

战 鼓 咚 咚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马鞍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$6\frac{3}{4}$ 字数: 126,000

1975年8月第1版

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20,000

统一书号: 10102·641 定价: 0.40元

染 山	祁小林(1)
花石颂	陈桂棣(9)
打 雁	史培发(17)
山村新人	许福荫(29)
心 结	刘 振(39)
过江岭	姬树明(49)
苍松新绿	徐志松(59)
晚 归	秦圣非(68)
金沙灘	杨中华(75)
成 长	盛 涛(85)
棉田新歌	任其钟(93)
高湖飞舟	吴炳南(101)
青春似火	胡士清(112)
保持本色	戎 林(121)
烟波火浪	陈桂棣(130)
高山渔歌	钱启贤(138)

银条跳网	史培发(145)
朗朗的笑声	梁鸿猷(154)
“猴魁”飘香	东 流(164)
钟 声	李庆生(170)
故道新貌	邵长胜 赵建华(178)
征 途	孙长若(184)
红椿曲	任其钟(191)
兼职教师	胡汝骥(199)
不老松	梅 涛(205)

染 山

祁 小 林

三、四月，正是映山红开花的季节。起初，万绿丛中出现了淡红的一株、两株，并不惹人特别注意，不知不觉中，千枝万枝突然竞相开放，一下子就“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”了。因此，山区人民都喜欢说：“杜鹃花染山了！”

在这映山红“染山”的季节，我来到了久别的敬亭山。

下了汽车，我没有上大路，而是抄公路旁的一个小坡插过去。坡上，黄灿灿的油菜花笑微微地迎着我。看那壮实的菜秆，肥嘟嘟的繁花，真惹人心喜。绕过油菜地，就上了水库大坝。抬头一望，哟，又是一番景象。敬亭村后的山坡，过去是荒坡，现在是一层层梯田式的茶园。茶棵青绿滴翠，头道茶已经开始采摘了。坡上坡下，水库岸边，一片片果林。正在吐蕊的桃花，一片粉红。我日夜思念的山乡，曾经给我以再教育的山乡，变得更美了！我真

想唱一支歌来赞美她。想到唱歌，真的听到了歌声。山坡茶园里传来了一阵激情洋溢的歌声：

哎哟嗨——

抬头望山山不远哟，

白云飘过艳阳天喽。

撕朵白云擦擦汗哟，

我为公社兴茶园罗！

一阵阵歌声在我心中激起一阵阵热浪。好熟的嗓音哟，多象我当年的房东家的小伙伴寒梅啊！想到寒梅，五年前那个通红的苹果脸蛋又出现在我的眼前：窗外大雪纷飞，屋内炭火通红。我刚来到这个大队，正和队干部接谈，忽然一阵急风把门吹开，跳进来一位小姑娘。未等我看清，这姑娘就抓起我的行李卷往外拽。

队长忙拦住她说：“别急，我们还在商议咧。”

“商议啥哟，就住我家！”小姑娘挣脱了，背着我的行李，又一阵风走了。

队干部们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都笑了。吴支书说：“我说是吧？非得住老韩家不行，瞧这，不住也得住了。哈哈！行，老贫农户，全家人都热情，挺合适的。”

就这样，我住到了寒梅的家里。她家房屋宽敞，是一户典型的山区人家。只是床不够。铺床时，小梅望了望我，想说什么，又不说，迅速替我解开行李，铺到大床上，对我说：“大姐哎，就睡我这张大床吧，可别嫌脏哟！”

我忙问：“你睡哪儿呢？”

她说：“我有凉床。”

“那多凉啊！”

她“扑赤”一声笑了：“多铺点草，能行。”说着就去抱草。我看看这张宽大的床，够我们睡的了。便对她说：

“别铺凉床了。这张床就够大的，咱们合睡一床，好不好？”小姑娘显然满意地松了口气，说：“我早就这么想了，就是没敢说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你们是城里干部，知识分子，不嫌我们山里人脏？嘻嘻嘻！”爽朗的笑声中，表达了多么纯朴的感情啊！

晚上，我问她：“小妹，你的名字怎么写？”

她说：“寒小梅，寒冷的寒，红梅花的梅。”

我奇怪地问：“不是韩信的韩吗？”韩大妈在一旁道：“她这个丫头，就是会乱编胡造，连姓都能乱改？”小梅不服地顶了一句：“就要改。梅就要敢与寒斗，怕它？”

啊，向寒冷挑战？！初次相识，小梅朝气蓬勃的风貌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不久，我因为工作的需要，调往另外一个公社去了。

一晃过去了五年，今天又来到了这里。我正在倾听飞来的歌声，忽听水库里“扑通”一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原来是跃起了一尾大鱼，掀起了很大的浪花。一忽儿，又是一条。阳光下浪花朵朵，耀人眼目。这时从村前过来一位老人，看身影好象是韩大娘。我跑上一步，正要打招呼，韩大娘却抢先了：

“那是谁啊？是她乔慧大姐吧？啊，果真是你。你到底来了，可把俺小梅眼都盼穿了。我站在门口，望着有个人影儿在水坝上站站走走的，就心想是你。你几年没来了，这水库修成，沟沟汊汊都存上了水，你迷路了吧？”

“差点儿真迷路了。小梅呢？”我问。

“她呀，工作忙着哩。批林批孔，反潮流哩！”

“反潮流？”

“是呀！她就是有这条好处，坚决响应党的号召。如今是反潮流战士哩！”大娘笑嘻嘻地，显然在夸奖闺女：

“这伢子，积极性儿可高哩。说是妇女能顶半边天，男子汉能办到的事，她们姑娘也不能落后。带着一帮铁姑娘们，忙了几个冬春，这不，茶棵都能摘了！”大妈用手指着山坡，要我看她闺女的成绩。

喜在心头，笑上眉梢。大娘的情绪感染了我，我也赞起小梅来。我问大妈：“这块地好象过去是乱坟岗，你伢开出来不那么容易呀！”大娘道：“你记性真好。过去这片荒坟岗，谁想到能开成茶园？偏偏俺梅她们想到了。那时我心想，要想开茶园，不如到别的地方开，这儿虽然是好地方，可人的脑筋还旧呀，都是老坟，能舍得迁坟呀？谁知俺梅她们志气大，不信邪，非开不可，和那些姑娘们走东家串西家，说服动员，破旧立新。你看看，这事到底办成了。瞧吧，水库那边山顶，修了块新公墓地，还种了花，栽了树，说是要建个公园哩。你看她们能的！”

我不禁赞道：“小梅妹妹进步真快呀！”

大妈道：“全靠党的培养呗！文化大革命那会儿还是个娃娃，这会儿倒成个头头了。可也有人反对，没少得罪人。”

“她们这是新人新事，新生事物，总会有人反对的。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细说得好多工夫，先回家歇着，有空了我慢慢跟你唠。”大妈忽然往山坡上一指，笑道：“瞧，这不是俺那梅，她大约看见你啦，瞧她飞来了。”

顺着大妈的手指，我看见一团红云似的飞快地往这儿飘来。近了，近了，啊，果然是寒梅。一身通红的灯芯绒，衬着红扑扑的脸！

“寒梅！——”我忙着上前拉她的手。谁知她却伸出拳头来，“嘭”地给了我一拳。忽然又伸出双手，抱住了我的双臂，把脸贴到我的脖子上，格格的笑著。

“你拳头好厉害呀，差点把我心都敲出来了。”我故装恼怒地说。

“就打就打。”她不示弱，嘴里放出了连珠炮：“谁叫你把我忘了的？”

“我不是写过信吗？”我为自己辩解。

“写信算什么？我要你来，要你来么！”

“瞧，这不是来了吗？”

我们一齐笑了起来。

晚上，山区还略有寒意。一天奔波，我有点困了，想早点休息。便到灶间舀了水，准备洗洗就睡觉。寒梅一把

夺过我的脚盆，说：“大姐，先别洗脚，帮我们去开个会。”

“啥会？”

“批判大会。”

“批谁？”

“林彪、孔老二呗！林彪学孔老二搞什么‘克己复礼’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，开历史倒车，非得批倒批臭不可！”她又把身子贴近了我，悄声恳求：“好大姐哎，这些日子批林批孔运动正掀起高潮，形势发展很快，我真恨自己懂得太少了。你给我们讲讲吧！”

韩大妈忙阻止道：“你姐走远路，累了，明儿再让她参加开会，耽误你什么了？”

“不行。”小梅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既然来了，就要和我们一道干革命！”

“看你这急性子。”大妈心疼地说：“就是反潮流，斗资本主义，也得叫大姐歇歇乏嘛！”

小梅站住了，眉尖蹙起了疙瘩。对大妈说：“妈，你怎么也这么说了？你没学过毛主席的教导么，‘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’。对于阶级敌人，你不斗他，他就斗你，他们可不歇啊！”她转过来对我说：“大姐，你还记得那个漏划富农韩发贵吧，这几年没少捣鬼。今天批了，似乎老实些，明儿又换了新花招。去年，他搞破坏，我们批他，你猜他怎么说，他贩卖起孔老二那套经来了，说什么‘一笔写不出两个韩字’，‘五百年前都是一家，一个祖宗，一样的骨

血’。被我们狠斗了一场，批得他低头了。最近，咱队来了几个知识青年，他又活动起来，企图钻空子。他竟敢对这些青年说：‘父母在不远游，这是孔夫子说的。你们跑到山沟里，对不起父母养育之恩啊’！你看，这不明明在散布孔老二的毒汁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和林彪唱的一个调子吗？”

“这个韩发贵，一肚子坏水。”大妈证实地说。

“今晚，我们坚决把他这一套批臭！”小梅下了决心。

小梅的精神教育了我。她说的对，到哪里，都得干革命。我打消了休息的念头，随手披上外衣，跟她一阵去参加革命大批判会。散会归来，三星已正南，月亮已偏西了。因为疲乏，我倒头就睡，连梦都没做。一觉醒来，已经满室阳光了。

“小梅！——小梅呢？”我起来一看，房中空空的，就我一个人在睡懒觉。不觉脸上有点热辣辣的。掀开锅一看，一大碗热腾腾的鸡蛋挂面，给我留在锅里。韩大妈正在隔壁忙活，听见我起来了，对我喊道：“乔慧大姐，快吃面吧！一会儿小梅要来派你公差哩！”

“啥公差呀？”

“那个丫头，她信任谁就要抬掇谁，不让人家闲一会儿，一大早她就忙着起来了，还要喊你‘干革命’哩，不是我拦着，早把你拖起来了。”大妈边说边喜得直笑。

“她到哪去了？”

“她呀，不是在茶园里，就是在果园里，要不就在水稻试验秧田里。说是今年要试验山区冷水田种双季稻哩！”

“小梅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！”我称赞着。

“如今的青年人，一代胜似一代呀！”大娘喜孜孜地接着说。

我正吃着挂面，忽听后山坡上传来一阵清脆的歌声：

春风吹过绿茶山哟，
杜鹃朵朵映蓝天喽，
花开似火心儿亮哟，
染红白云染红了山罗！

这歌声一阵阵，似银铃敲击，又象清泉流淌。这坳果园里唱，那坡茶园里和。小梅那清脆的歌声，我是多么熟悉呀！

“她们逢上好年月了，正是快乐的日子哩！”大妈听到歌声，递过话来：“今儿都三月了，杜鹃花都染山了。要大忙啦。”

我赶忙收拾了饭碗，飞快跑出去找小梅。跑上屋后山坡，放眼一望，这山那坳，繁花簇簇。粉红的桃花将谢，雪白的梨花又开了。坡旁岗边，山上山下，杜鹃花盛开，一片红艳艳。一夜之间，映山红染遍了千山万岭。春到山区了，这是真正的春天啊！

“小梅！——你在哪？”

山谷回响。回答我的，又是一阵歌声：

杜鹃花开染红山哟，
红云朵朵衬蓝天喽，
我为革命种山忙哟，
又管地来又管天罗！……

花 石 颂

陈 桂 棣

一

夜深了。在体校的练球房里，一群穿海蓝球衫的姑娘，正围在辛教练四周，静静地听着战前动员。

说来也巧。全省篮球比赛序幕一拉开，体校青年女篮就碰上了解放军代表队。谁不知道：体校虽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篮球选手，但目前的青年队，却全是些新手。三个月前，有些姑娘还在车床边上摇手柄，在公社大田里舞银镰。而她们明天即将迎战的，却是实力雄厚的强队。

“遇到强队为啥要怕？怕输？怕‘不好看’？”辛教练用眼睛收集着反映，“打球嘛，就要有股为祖国争光的志气、不甘落后的拚劲。大庆人、大寨人，在毛主席的革命

路线指引下，就有这股志气、这股劲头，创造了人间奇迹！”

“可咱们……”大个子姑娘想说什么，但话刚出口又不说了。

“建队晚，技术低，是不是？嗯？”辛教练猜透了姑娘们的心思，“从前有个小鬼，刚进队时，技术水平比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差。后来，她却成了最棒的主力队员……”

“她是谁？”大个子姑娘等不及了。

“石妹。”

“呀，就是那个石妹姐？！”

几个姑娘惊喜地传递着眼色，眉毛扬得象要飞走似的。

突然，“笃、笃、笃”，有人敲门。随即走进来一位军人。

“你找谁？”辛教练侧过脸随口问道。

来人笑了。一对会说话的眼睛直扑闪：“找谁？就找你！”

辛教练不觉细眯起眼留神一看：端方、黧黑的脸膛，匀称、结实的身材，这使他立刻变得兴奋起来。“哈呀，是石妹！你看，你看，几乎认不出来啦！”辛教练激动地欠起身，但他并没有立即把手向前伸去，却下意识地按了按身边的挎包。这些年来，他总爱把一块黄底红斑的卵石带在身边，一有空便端详个不够。尽管这石子，没有水晶

的姿色，更没有玛瑙的斑纹，但在他看来，却是最珍贵的东西。无疑，看到石子便会想起石妹。石妹参军后，一晃就是几年，虽也通过书信，却再没有见过面……

这时，石妹霍地一个立正，干脆利索地敬了个军礼：“报告教练，石妹受解放军女篮的委托，汇报来啦！”

可把大伙逗乐了。辛教练呢，此刻，他的心却象赶上了潮汛，正沉湎在八年前的回忆中……

“辛教练，”石妹猛地一个喊声，使辛教练从回忆中醒过来，只听石妹向他问道：“明天咱们两队就要交锋了，你看咱们这场‘军民鱼水情’的好戏，应该怎么演哪？”

“嗨，”辛教练指着正围着石妹谈笑的体校姑娘们，风趣地说道：“还用问！看这帮子姑娘，保准演好‘沙奶奶’！”

“好咧！”石妹很神秘地向伙伴闪了一眼，接着，便毫无保留地把明天解放军女篮的战术打法、技术特点，以及各个运动员的长处、短处，一一作了分析。末了，她还建议双方在今晚先举行一场教学比赛。

“你这小鬼，那还了得！”辛教练望着又长高了许多的石妹，满意地笑了：“‘军事秘密’可全被你泄露啦！哈哈……”

二

八年前，那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即将开始的前夕，辛教练离开部队来到了现在的体校。那是一个榴花

烧红的五月之夜。那一夜，他醒来三次。他在深深地怀念一位战友：一位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在南京雨花台的战友。战友的遗书，至今平展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。苍劲的字迹，写下钢铁的誓言：

“我愿做一颗雨花石，一颗普普通通的雨花石，铺在通往胜利的征途中。”

战友的宿愿已经实现，这使他宽慰；战友留下的女儿石妹，业已成人，正在体校学习，这也使他高兴。那他还思虑什么呢？他在想：石妹稚嫩的肩膀，怎样才能挑起先辈留下的重担呢？

不久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起来了。石妹曾带着体校一支红卫兵“长征队”，串连到了南京。在南京，她瞻仰了革命烈士陵园——雨花台。登上雨花台，石妹再也平息不了奔涌的心潮。到哪儿去寻找爸爸慷慨就义的遗址呢？雨花台的寸土片石，都浸染有革命烈士的鲜血，到处都埋有革命烈士的遗体。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，牺牲在这里的共产党人和各界爱国人士达十万人之多。当石妹沿着山坡，看到那簇簇嫣红的杜鹃花、碧翠的松柏、满地的雨花彩石，她感到，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冲击着她的心。她没有流泪。她感到骄傲。爸爸并没有死，爸爸永远活在她的心里，她正继承爸爸的战斗事业。回来的路上，她精心捡了几颗雨花石，留在身边，激励自己永远革命。

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天天深入发展，使得辛

教练也感到自己年轻了许多。这天一大早，他就来到球场，发现在升腾着的晨雾之中，闪动着一个人影。谁？这么勤奋？

“是谁？”

“我！”

战友的性格，战友的乡音，象裹着一团火扑过来。使他确认：是石妹。

石妹早起苦练已成习惯了。每当夜雾迷蒙，启明星初显时分，她就悄悄起身了。开始还只是她一个人，后来，三个、五个、十个、八个，成群结队的男女运动员，在她的带动下，踏着晨露，顶着凉风，练习长跑、弹跳、运球、蹲杠铃……。男同志用的裹腰砂袋，石妹要试；男同志用的杠铃，她也要练。石妹就凭着这股“牛劲”，不出一年，成为女篮中出色的主力队员。

一次，在为工农兵表演的比赛中，石妹髌骨摔伤，被送进了医院。有次辛教练去看望她。当辛教练推门进去，却见石妹侧身朝里，似乎睡得十分安详。细听，轻轻的喘息声清晰可闻；再一瞅，嗨！满面汗水把她所有的“秘密”都透露了。

“嗯，装得挺象哪。又在偷练了吧？”

辛教练蹑起脚尖，绕过床去，正好迎头碰上石妹准备“侦察”的眼光。这下，石妹忍不住了，憋了半天的气儿全给笑了出来。

“为啥不好生休息？”辛教练几乎动怒了。